

靠近神聖

文/釋見錄 照片文字/簡伊伶

金色的陽光劃破黑暗，宛如信號，來到這條街的巡禮者全部聚集到有限的渡口。
他們爭著要到母性之河沐浴。
母性之河既接受生者，也接受死者。這就是神聖之意。 深河·遠藤周作

從菩提伽耶，跨過邦界，我們要前往瓦拉那西。在夾雜著牛隻人群的高速公路趕路，坐車整整六個小時。事後回想，最有趣的畫面，莫過於裝飾華麗的卡車車頭、超載翻倒一地的甘蔗，以及大家田園樂解決內急的情況。

◎在印度，每一輛卡車都是獨一無二的。它們有著鮮艷的色彩、華麗的裝飾，是不可錯過的印度奇景之一。

(攝影：林侑增)





印度的潔淨

印度鄉間常見有小男孩或男子攜帶個小水壺，戶外解決。（市區也能見到，只是非田園樂，而是牆前或行道樹下。）或許是因為黃土田壟中狹小逼仄的矮房裡，沒水沒電，不可能再有個空間築廁。

文明、衛生與印度的淨不一定能夠會通。在戶外解決上廁所的，不是只有沒錢蓋廁所的低階種姓。有些傳統、規矩的婆羅門也都到戶外解決。因為，上廁所這回事只有非婆羅門才會做，對婆羅門而言，進入不淨的地方本身就是不淨的行為。某些市區裡較貧困的婆羅門社區，婆羅門不能掃廁所，可是付不起請人掃廁所的費用，最後只能任由廁所流洩一地的黃金。

對印度人而言，信仰是生活，生活習慣裡也含有種姓意味。在靈鷲山下，我們見到一群學生正要用午餐：草坪上，男生分兩列踞坐，女生另起一列背坐，每人面前發一個葉子做的小圓盤，一桶熱呼呼冒著煙黃澄澄的咖哩早已備好。每個圓盤先舀上白飯，再淋上一大瓢咖哩。然後，右

◎一群學生正在戶外用餐。注意他們吃飯用的盤子可是最天然環保的環保餐具——樹葉所編織成的。

（攝影：林士銘）

手將飯伴著咖哩，捏成一小團，（怎麼不怕燙？）直接就放進嘴裡，一口一團，一團一口，不由得想起律藏裡有關僧人進食的規定：「不得搏飯遙擲口中。」（這可真是高難度動作。）

導遊特別買了兩個葉盤子給我們，交叉穿織的圓盤不透水，沒有擾人的氣味，以葉盤盛物進食，也與婆羅門信仰有關，婆羅門只能使用與土地有直接關連的物品。有些婆羅門只喝井水，拒絕自來水，就是因為井水直接來自土地。他們也只能用壺裝水，現代水桶多是白鐵製成，而婆羅門只能使用黃土或陶土做的水壺，這可苦了每天必須去裝水的婦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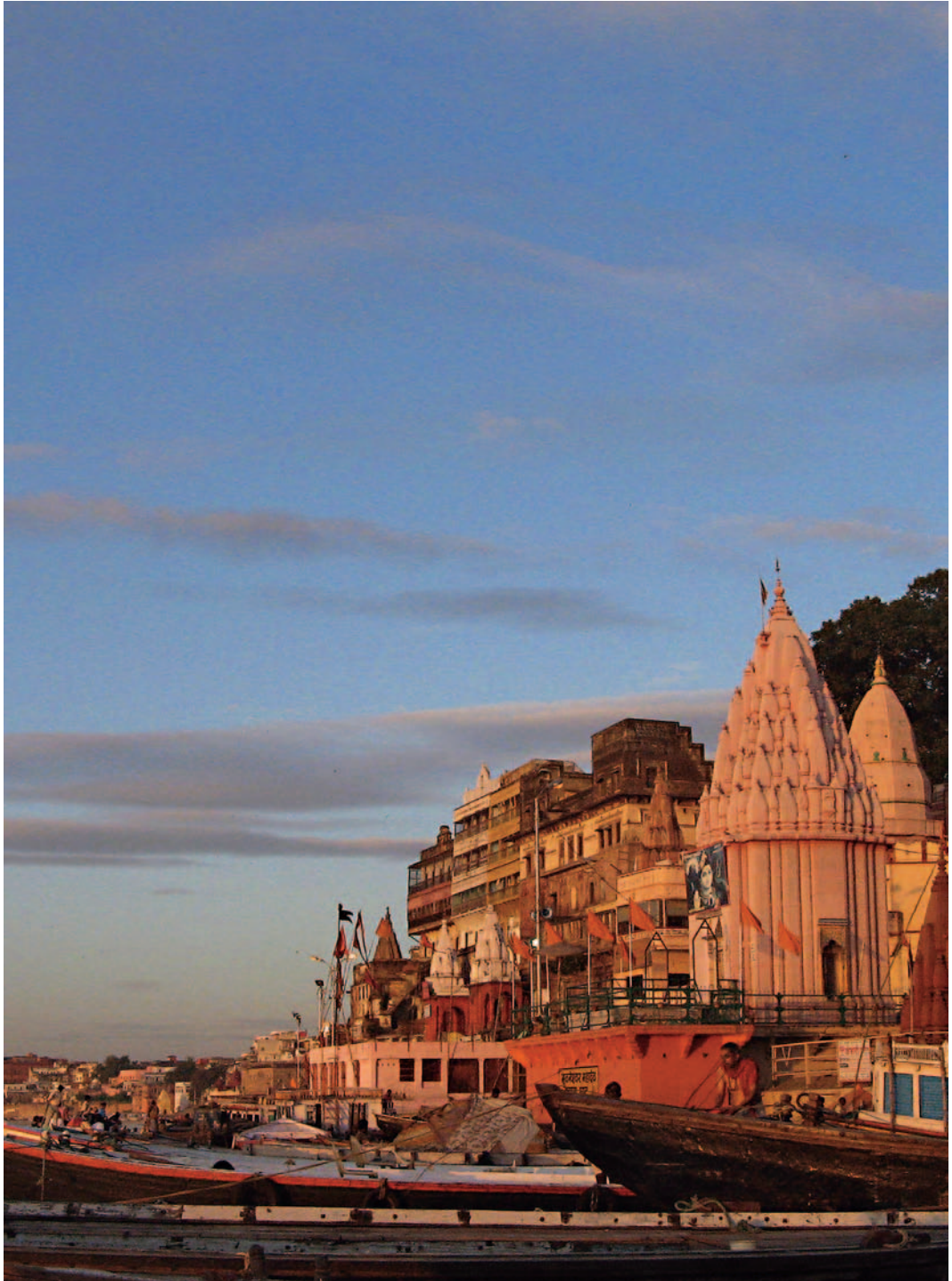
婆羅門嚴格遵守吃素，只有賤民能吃豬肉。婆羅門只吃供過神明的食物，而進食的方向、時間有規定，就連不同等級的人吃的量也有差異。進食是件神聖的事，是信仰的聖潔，卻與食品衛生不一定相關。而信仰之下的種姓制度，同時也規範了印度人的生活次序。

神聖的恆河

來到瓦拉那西，天色已晚。我們靜待見到明早恆河的晨光。

這是人快要死了才聚集於此的城市。……許多從東南西北來的巡禮客，便是為了死在這裡而來的。
（遠藤周作 / 深河）

天還暗著，霧很重，瓦拉那西的街道還沒醒來，倒在路旁的流浪漢，哼哼作聲的病狗，我們低著頭趕路，踩過泥濘、垃圾，淡淡的霉味，「為了辭世而來的街道」，通往天堂前最後一段人間路，晦暗、髒亂、呻吟。



(攝影：陳眉伶)

終於來到恆河邊，步下照片裡常見眾人聚集的階梯，來到佛陀口中的恆河。恆河，十分安靜，水拍堤邊的動作也十分輕柔。我們分作五艘船，要從此岸渡往對岸。船行前，一人一盞水燈——小荷葉裡幾朵小花、蠟燭——放進水裡，熒熒燭光隨著水漂流。闇夜裡的恆河承載了多少生命的悲苦，那光，彷彿是人們最後一絲卑微的想望，順著河，就這麼流向沒有苦難的未來。

擺盪著——深深地

流動著——隱隱地

人在船上，船在水上，水在無盡上

無盡在，無盡在我剎那生滅的悲喜上

（周夢蝶 / 擺渡船上）

◎微曉的晨光中，我們分坐五艘小船，在船上順著水燈許下心願，要從此岸渡向彼岸。

（攝影：林侑增）



此岸房子有高有低，在天涼的冬霧裡，孤寂地矗立河旁。我們已然決意離棄此岸，一意划向另一個世界，迎接我們的，清淨、聖潔的彼岸，是閃閃發亮的白沙灘。

船靠岸了，風依然涼，霧依然模糊。當我們屏息感受風送來的淡淡腥味，此岸那裡傳來喧嘩的歌頌聲，是熱鬧的、伴著樂器。那是人對著難以捉摸的命運之神發出的呼喊，神說：「不需要呼喊，只要奮不顧身躍入恆河，這水能洗滌你的罪惡，這水能彌平你的傷痛，這水能引領你的未來，只要奮不顧身躍入恆河。」

我望著橫隔兩個世間的那條河，平緩混濁，還是十分輕柔地，流送著不斷傾入的晦暗污穢，載不動許多愁的恆河水，淚，流乾了嗎？

◎佛陀，我們終於來到這裡，親自觸摸您常說的「恆河沙數」的意義。雖然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但真理卻不會改變。在俯身碰觸恆河沙的那一剎那，我們更確認了這一點。

(照片提供：林士銘)





◎ 誰願意從彼岸再回頭呢？回程的路上，漫天相送的海鷗一路陪伴，或許有了這樣的鼓舞，再回頭就不顯得孤單。
(攝影：林士銘)

我們從彼岸划回此岸，相送的是一大群海鷗，繞著五艘船飛舞，乍落又振翅飛起。怎麼他們也明白：回到此岸需要奮力振翅？因為面對此岸的苦難與無奈，只有振翅再飛起，再振翅再飛起，而這是恆河所不能理解的：它永遠無法替代他人的命運。只有自己承擔自己，振翅再飛起。

聖潔還是污染？

在恆河停留的時間，由於行程的關係，只有清晨短短三個小時，恆河邊往來的人們還不多，倒是遠遠見到焚化台上，有一具屍體正在火化。印度教徒相信人往生後火化的骨灰灑入恆河，將能升天，脫離輪迴。相傳有五種人不能焚化：分別是夭折的嬰兒（代表神）、聖徒（代表梵天）、死於癩瘋（不是好人）、天花（天花神象徵母親）、眼鏡蛇咬（代表濕婆）。這五種人中前四種是將屍體綁在石頭上沉到水底；眼鏡蛇咬死的屍體任其在河裡漂流，人見

到就會明白這是眼鏡蛇咬死的，然後向神祈禱。恆河的聖潔來自心靈，但漂浮其上的腐肉、骨灰，卻成了全球人類生活奇觀。

這樣的奇觀也有人不以為然，余秋雨先生曾說過：「說什麼要把自己的生命自始至終依傍著恆河，實際上是畢其一生不留任何餘地地糟蹋恆河。」恆河的污染問題並非沒有人關注，河裡有死老鼠、死屍，還有好幾百萬加侖的污水注入，人們冀求淨化靈魂的一條河流卻正在毒害他們的身體。有人抨擊印度水污染的問題，一位印度女性新聞記者曾在週刊上提出：「五大印度教的領袖在哪裡？為什麼他們沒有一個人挺身出來宣導說：任何一位將恆河岸邊當作廁所的印度教徒，都是在給自己製造嚴重的惡業？」

什麼是神聖？什麼是宗教？泛盪扁舟，我別過頭望向遠方，真是難以說得清啊！

◎倚杖迎面而來的老婦，使我想起《深河》一書中，總到街角尋找垂死之人，背著他們來到恆河的主角——大津神父。以著同樣的心情，我雙手合十，默默祝禱：「乃至有虛空，以及眾生住，願吾住世間，盡除眾生苦。」

(攝影：陳眉伶)

